

穿越荒野

23年前的十万古田考察记

龙毅鹏

今年9月4日,为编纂《宝庆码头》,我和市档案馆的几位同事前往城步,调研巫水流域的放木排水运历史。在城步档案馆查找档案期间,副馆长饶丽媛翻出一份2001年11月的《城步报》,其中有篇关于“十万古田生态旅游考察”的报道。这让我瞬间回到了当年在苗乡工作的时光。

2001年初,我刚调任城步,担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负责旅游工作。当时,城步的旅游刚刚起步,投入大、见效慢,许多人对此不抱太大期待。但作为年轻副县长,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激情和抱负。为了推动城步的旅游发展,我经常查找各种资料,了解中国和世界旅游业发展最新情况,还写出《打造南山寿山品牌,挖掘特色民族文化——关于城步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思考》刊登在《城步报》上。2001年7月,城步决定聘请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全县旅游规划……当年11月,我负责带领中山大学专家教授一行,对城步的旅游资源进行全面考察,争取拿出南山牧场和十万古田的控制性详规付诸实施。

11月9日上午8时,我们一行21人,从县城兴致勃勃地出发了。当时的十万古田没有道路、电力和通讯信号,人迹罕至。在启程前,我们已做好了各种预案,准备了食物、炊具、帐篷、电筒、蜡烛、雨衣等物资。

深入荒山的道路虽然崎岖,却也充满了探秘的诱惑。我们一路攀爬,穿越了相思鸟栖息的陡坡,经过一段平坦的道路后,进入了一片茅草丛生的广阔平地。平地中央矗立着一座快要倒塌的小木屋,虽然有些腐烂,但依然显得古朴神秘。向导告诉我们,十万古田分上古田、中古田、下古田、大平江……关于它,流传着很多传说。听着向导讲述的这些传奇故事,我们一路的疲劳似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那天上山走了6至7个小时。到达十万古田的山顶,已是下午5时。向导说这便是中古田,我们可以在此安营扎寨。这里位置居中,次日去上古田、下古田考察也方便些。大家在地上搭起帐篷,准备就地晚餐和休息。我负责为做饭收集燃料,没想到,在中古田的荒野中找干柴真是一件大难事。本来树木不多,大都是厚厚的苔藓,地上脱落的干柴极少,只能站到灌木林底部去折些小枯枝。来回折腾了两趟,将近一个小时,也只找到八九枝。山道凶险,更何况灌木丛下面大都蛰伏着蜈蚣、百足虫,螫爪蠢动,令人毛骨悚然!

好不容易填饱了肚子,入夜后寂静的山间让人难以入眠,大家提议轮流唱歌、讲故事,打发这漫漫长夜。然而,深夜时分,我们听到了帐篷外野猪的动静。野猪的嗷嗷叫声震耳欲聋,似乎在寻找食物。大家屏气凝神,不敢发出声音,也不敢打开手电,唯恐惊扰了这些凶猛的野兽。两名强壮的队员守在帐篷门口,手持柴刀和木棍,随时准备迎击。大家几乎没有合眼,总算熬到了天亮。

10日早晨,走出帐篷,愕然看到一米开外竟有三四个大土坑,正是野猪刨出来的,不禁胆颤心惊!尽管经过一晚的折腾,我们都没有休息好,头痛欲裂。不过,十万古田的清晨空气清新,芳草如茵,鸟语花香,仿佛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景象让人心旷神怡。

我们上山时,每人每天只安排一顿米饭和一瓶矿泉水,蔬菜吃的是罐装萝卜条和榨菜。来回三天,我们以吃面条和饼干为主。吃完早餐,我们便分成三个组开展实地调研考察:一个组负责考察十万古田的水源及河流走向;一个负责考察上古田的山势和地貌;我和中山大学的丁焕峰博士几个人负责考察中古田地形地貌及周边树木品种。我们在中古田山坡南麓,发现一处原始森林。丁博士发现有不少珍贵树种,如红豆杉、红椿、桢楠、水青冈等国家重要保护植物。

艰辛的考察也伴随着绝美的风景。当时正值十万古田高山杜鹃绽放的时节,红色、粉色、白色、紫色,相映生辉,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争奇斗艳的杜鹃花,比南山牧场的杜鹃花更加艳丽。一些高大的杜鹃树,站在草地上,犹如伟男子撑起的一把把巨伞;一些矮小的杜鹃树,跟蘑菇像极了,在幽青泛光的苔藓的衬托下,如同夜空中的繁星坠落到了广袤草原上。除了杜鹃,小溪边有密密麻麻的小箭竹,又称观音竹,比山下普通的小竹子坚硬许多,柴刀砍起来都有点吃不消。有的箭竹开出了白花,好似傲立枝头的君子兰,在半空中向我们挥手示意!山间溪流纵横,林木葱翠。满山厚厚的苔藓实在惹人喜爱,特别是靠小溪边的苔藓,有的厚度达1米多。踩在上面,软绵绵、轻飘飘的,感觉比席梦思床舒服多了。中古田有不少沼泽,最深处达1.5米……

10日晚,野猪没来作祟。大家白天忙碌了一整天,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

11日,早餐吃的是面条,饼干也剩下不多了。下山时,马儿驮着锅子和被子之类的东西,大家只带了一根拐杖!上山容易下山难,在十万古田这种连路都没有的山区,下山的艰难可想而知。幸有两位向导在前面劈草开路,才让我们能顺利前行。一路上,虽然饥肠辘辘,我们依旧乐观,不时一齐哼着“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红军老前辈”的歌谣。偶尔见到野果,也会兴奋地跳起来摘几颗解解馋。

下午3时30分左右,我们来到了下古田和大平江的交界处,看到一座木房子,古老的筒车在房子旁悠闲地旋转着。我们敲门进屋,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奶奶。尽管她家里的食物不多,但热心的老人家仍然将所有的大米和一块腊肉拿出来,慷慨地让我们自己动手做饭。可能是我们饥肠辘辘的缘故,每个人都觉得那是平生吃过最香的一顿饭。饭后,我们带着饱足的精神继续赶路。晚7时左右,我们走到村道的黄土路上,汀坪乡党委书记杨映林开着乡政府仅有的一台小车,轮流把我们接送回乡政府。此时天色已漆黑,赶到县城快晚上11时了。

三天的艰苦考察中,我们的足迹深入十万古田。它的自然环境让人叹为观止,壮美的风光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据说,如今的十万古田景区作为湖南南山公园的核心资源和生态宝地,开发建设已大大提速。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再去走访,去感受那里的清新空气,欣赏美丽的杜鹃花,或近距离触摸那憨厚可爱的苔藓。当年,城步的旅游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如今,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已蝶变为生态旅游的瑰宝。近日,随着“第三届邵阳旅游发展大会”在南山牧场的召开,城步再次成为邵阳旅游发展的弄潮儿。南山、十万古田,这些承载着自然与历史的瑰宝,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篇章。

(龙毅鹏,邵阳市档案馆党组书记、馆长,一级调研员)

双清
SHUANGQING



山乡晨雾

曾晓红 摄

成长的“芳草地”

林承海

回首与《邵阳日报》缘分,心中感慨良多。我从一名业余通讯员到县里的新闻宣传组长,再到今年加入省网络作家协会,这一切都得益于《邵阳日报》的帮助。她是我成长的“芳草地”。

自小爱好文字的我,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乡镇工作,业余时间常向县广播电台投稿。《邵阳日报》创刊后,我对她格外关注和喜爱。1988年1月18日,我的新闻稿第一次在《邵阳日报》上变成铅字。从此,我写稿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不断增强,每月都有“小豆腐块”在省市报纸发表。1989年,我首次获评邵阳日报社优秀通讯员。此后,连续十多年我都榜上有名。后经领导推荐,1995年秋,我被调入新宁县委宣传部。

多年来,我以《邵阳日报》《邵阳晚报》为平台,先后发表新闻及言论、随笔1000多篇。感谢邵阳日报社的培育之恩,更感谢报社老师们的鼓励和帮助,使我在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前行。

转岗到县文明办工作后,

新闻稿我写得就相对少了很多。但文明创建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我会及时推荐给报社进行宣传报道。唐中和、姚步高、蒋科等新宁籍省级以上“道德模范”及“中国好人”,都得到了《邵阳日报》的大力推介。

时光荏苒,眨眼就是几十年,《邵阳日报》迎来了创刊40周年的日子,我也从一个黑发青年变成了满头银丝的退休老人。

(林承海,新宁县委宣传部退休干部)

油 墨 香

宋晓文

初次接触到《邵阳日报》,应该是在中学时代。部队退伍回到家乡后,二十多年来《邵阳日报》一直陪伴着我。

我读《邵阳日报》,首先是整体快速浏览,然后瞄准自己喜欢的版面或文章慢慢细读。出于对新闻和写作的热爱,我比较关注时政新闻和理论副刊版。有人会说,新时代读报过时了,手机上什么都有。其实,一报在手,闻着淡淡的油墨香,有种踏实感,那是电子报不具备的。

我是《邵阳日报》的忠实读者,也是《邵阳日报》的“老”通讯员。我在《邵阳日报》上发表过诗歌、散文以及新闻报道,曾被评为优秀通讯员。记得在一次创作采风活动中,我有幸和马笑泉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马老师爱好阅读,随身带着厚厚的书籍。闲暇时他跟我分享了文学写作、阅读的收获和心得,给了我很大的启迪。

2022年初,我遇见陈扬桂老师。交谈中,陈老师鼓励我

多写多投稿,并把羊长发老师的微信推荐给我。我立足本职工作,相继写作并投稿了几篇评论文章,如《这个通报“辣味”足》《“廉洁心语”激发清廉“心动能”》《怀揣“五心”做好群众信访工作》等,都陆续得到了发表,这给了我莫大的惊喜和鞭策。至今,我和羊老师只是微友,仍未谋面。像羊老师这样只看作品、不薄“新”人的编辑,不正是《邵阳日报》“清廉单元”建设的一个缩影吗?

❖ 精神家园

橄榄绿,藏青蓝

周 琨

最近在闲暇之余理了理衣帽间,竟发现制服已然多到放不下了。一件一件缓缓叠着这些衣服,思绪不觉飞回了黄发垂髫之时……

“满仔,你这么天天不好好呷饭,长大了怎么有力气干活呀?”奶奶忧心地看着我说道。

“我长大就坐办公室,就不用出力气咧!”我打着哈哈笑说。那时候在我的意识里,坐办公室当一个文员最好了,不用风里来雨里去,很适合体格瘦瘦小小的我。

后来的一天午后,奶奶一手牵着我的哥哥,一手牵着我,哥哥又牵着我的弟弟,我们哥仨每人手里还攥着一根老冰棍。奶奶带着我们哥仨到文昌老街,去一位老郎中那里置办一些祛风湿的中药。老郎中姓盛,他的方子如果不能见效,他是分银不取的。故而他在这一片享有盛誉,人称盛老先生。盛老先生时年已近古稀,一身古朴而干练的中山装,领下几缕山羊须,颇见仙风道骨。

奶奶和盛老先生聊着方子的事。我和哥哥弟弟就在堂下嬉戏。“我排第二这个孙儿啊,天天不呷饭,点点大还多病,老先生有什么好方子吗?”听到这话,我便停下打闹听着。盛老先生爽朗地笑道:“不慌不慌,这小小点过了十岁身体就会慢慢好起来,而且你别看这小小点……说不定日后反而是个穿制服的。”奶奶当时显得有些惊讶,却还是呵呵跟着笑。

“穿制服的?”那天的太阳,像一粒小小的种子种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不喜和书贴面的

人,高考侥幸过了一本线。父亲见我高中常常翻墙逃课上网,认定我有计算机天赋,不由分说为我选了计算机专业就读。意料之中又实属惭愧,鄙人的计算机天分看来只存在于父亲的想象之中。时光不语,我仿佛看到已到了凤凰花开的路口……在同学们流连于体育馆的吆喝声中时,我默默地打包行囊回乡。

那一天,我破天荒地感到了一丝悲观和懊悔。

车到山前必有路,好在事情很快迎来了转机。一日,我漫不经心地划着手机上的海量招聘招考信息,一则军队文职的招考信息映入眼帘。从畏缩迟疑到不假思索,面对制服的诱惑,只十秒钟,我便暗暗下定了决心。幸甚,历时小半载,经过一系列的考察,我成为全军首次面向社会招考的一名军队文职助理工程师,机缘巧合下终是穿上了心心念念的制服——武警部队的橄榄绿服装。

入营的第一天,我感到营区的太阳是如此温暖,风儿是那般和煦,草儿是多么娇嫩。也是那一天,营区从此又多了一棵草儿。这棵草儿在风吹日晒中渐渐褪去了娇嫩,愈发地挺拔了起来。军营锻造了我风霜雪雨不可侵蚀的体魄,戎装赋予了我面对豺狼虎豹不畏缩的勇气,红旗铸就了我财帛爵禄不可撼动的信仰。在这里,我于急流险峰中擎旗奋励;在这里,我从懵懂无知到顶天立地。我在这三年里,获得了全军首批“四有”文职人员称号,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年后,我褪下戎装再出发。

离别时,队长的那句“脱下这身衣服哨兵虽然不会再放你进来了,但要记得这里是你的家”,至今想起仍使我热泪满怀。

每每想起那些青葱的日子,我时常一怔就是半晌。终归是不舍得这身橄榄绿,又或是难以割舍这份情结。辗转之下我通过省考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同时穿上了我的第二身制服——藏青蓝警服。

戎装虽易,初心不改。这里的烟火不同于军营的炮火硝烟,这里承载的是人间的烟火和祥宁,但不同的烟火背后却是同样的荣耀和责任。披上藏青蓝以来,我疾驰在城市快道上抓捕罪犯,也扎根于田间地头掌握民情;我隐蔽在幽暗封闭处技术侦察,也伫立于万家灯火前守候天明;我穿梭在大街小巷内处理警情,也坐定于案牍书卷间撰文写稿。虽然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宝庆小警”,但始终怀着这颗初心,尽我所能地守护着人间大爱。

“我长大就坐办公室,就不用出力气咧!”二十年前打哈哈的话一语成谶,我几经辗转还是来到了文字综合的岗位上,当年射出的那枚“子弹”,兜兜转转还是在此时此刻正中我的眉心。虽离开了冲锋陷阵的一线,没有了日晒雨淋的艰辛,也没有了直面刀枪的凶险,但微末之处见真章,在文字工作时时常“一子不慎,满盘皆输”。

诚然,天下无易事,不同的分工背后有着不同的艰辛酸楚,但相同的是身上的铠甲和它象征的责任。也许此刻我才明白我割舍不了的不是那身制服,而是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是抛却不了的那颗初心。天下无易事,有恒者得之。但使初心不改,纵有百般不易,又何惧哉!藏青蓝的篇章仍未完结,正待我继续书写……

(周琨,任职于市公安局)